

何毓灵： 殷墟考古如何探寻中华文明根脉？（下）

中新社记者：90多年来，尤其是被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以来，殷墟又有哪些重大考古新发现？

何毓灵：殷墟总面积在36平方公里左右，1928年至今，发掘面积仍不到总面积的5%。

商代持续550年左右，早期都城在郑州持续200年左右，晚期都城在殷墟持续250年左右，而中间的100年左右被考古界称为中商时期。

1999年，殷墟王陵遗址旁又发现一个新的城址洹北商城。经考证，这里就是商代中期都城。这一发现，填补了商代考古学框架的缺环，也填补了商代中期都城史的空白。

2015年至今，我们持续在洹北商城考古发掘，主要发掘包括铸铜、制骨、制陶等手工业作坊区，逐步理清了商代中期都城的面貌。洹北商城的考古发掘，可以说是近20年殷墟考古最主要的工作之一。

布局是都城考古的核心，而道路是城市的经纬。以道路为线索探寻殷墟都城布局，串连不同功能分区是近20年来殷墟考古工作的重心。宫殿区前宽达10余米的两条主要干道、洹河北部的多条道路组成的路网、由交叉道路形

成的街区等，道路的发现让3000多年前都城格局逐渐清晰。

以手工业作坊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手工业考古，近20年来在殷墟方兴未艾。目前，在殷墟至少有5个青铜铸造作坊，其中孝民屯村铸铜作坊7万余块陶范，刘家庄北地贮藏坑内出土了3.4吨用于铸造青铜器的铅锭等；3个骨器铸造作坊，据测算生产的骨笄等骨器多达1000万件，其中铁三路制骨作坊仅制骨废料就多达36吨。这些均只是当时手工业生产冰山一角。2016年至2020年，我们发现并发掘的辛店铸铜作坊，面积更是达到史无前例的近百万平方米。这些考古发现与发掘极大推动了晚商时期手工业生产资源、生产技术、产品流通、组织管理、从业人群等诸多相关问题研究，取得了丰硕成果。

近年来，殷墟保护区外的考古新发现也备受关注。特别是在殷墟东北部发现的超大型辛店铸铜作坊，在殷墟的西、南、东部诸如高等级建筑、铸铜作坊、墓地等新发现，让很多学者都在深思甲骨文中记载的“大邑商”确切含义，对当时王朝统治模式、军事防卫、青铜礼器的生产与分配等诸多问题提出了挑战。

此外，近20年

来，人骨、动物、植物、冶金、环境、古DNA技术、测年、测绘等科技考古在殷墟得到普通应用，研究成果展现了3000多年前商代人群交流与互动、生业与环境、资源与技术等，生动、立体、鲜活的都城面貌逐渐呈现。

中新社记者：殷墟为探寻中华文明根脉提供了哪些实证？

何毓灵：殷墟是中华文明探源的起点与基石。如果把中华文明形容为根深叶茂的大树，那么中华文明探源进程中，殷墟就是主干，由此延伸、扩展、追溯，逐步梳理出中华文明的核心要素，提供梳理文明进程的中国方案。

多座遗址的发现都与殷墟都城的发现与研究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。正是基于对殷墟都城的深入研究，考古学家发现了商代早期郑州商城遗址、夏代二里头都城遗址，甚至殷墟之后的两周城址。

在吸收借鉴西方冶金技术的基础上，自夏代开始以泥范法铸造青铜器的独特技术就形成了，这项技术在殷墟时期最为发达，世界上最负盛名的青铜礼器、重达875公斤的司母戊鼎因此才能铸造。殷墟达到了中国青铜时代的顶峰。

中新社记者：如何看待殷墟和甲骨文之间的关系？

何毓灵：1899年前，殷墟只是零星出现在文献里，尚无法与安阳小屯村的殷墟遗址联系起来。正是因为甲骨文的发现逐渐确认殷墟是商代晚期都城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甲骨文的发现促使殷墟在掩埋3000多年以后，又重新为世人所知。

从文化的角度来看，甲骨文是殷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但殷墟文化还包括城市、手工业、畜牧业

等方方面面，甲骨文只是核心要素之一。

用前述西方公认的冶金、城市、文字等文明要素来衡量，甲骨文至少是三要素之一。用现在的文明标准来衡量，范围就更广了，农业、畜牧业、家庭手工业及族群、人群等，把甲骨文作为殷墟文化的核心要素来理解，应该还是比较准确的。

那么，殷墟和甲骨文到底是何种关系，我认为是“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”的相互成就关系。（完）

中新网



殷墟博物馆展出的商代陶人等展品。韩章云 摄



安阳洹北考古现场发掘出宫殿大正房基址，南北长逾500米，东西宽300米以上，并且发现30多处分布密集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群。慎重 摄